火炉上的童年时光

闫英学

气温骤然下降,大雪铺天盖地,冷空气嗖嗖地刮过来,不禁想起了童年时围在炉子旁取暖的那些往事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即使是城市里,多数人家也都住在平房里,乡下人家更不用说了。因此,冬天烧炉子做饭取暖,就成了那个时候每个家庭跨不过去的一道门坎。

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,便被分配在老家附近的一所城镇中学任教。

每年入冬前,父亲总会买回来一些煤,有煤块也有碎煤面。煤块是炉子生火起来后,放在炉篦子干柴上面的,让干柴迅速引燃那些煤块。那些碎煤面,父亲要加些黄泥搅拌在一起,脱成一个个圆形的“煤坯子”,中间还有一个挺大的“洞”,据说是为了给炉火通风。那时候每家都是这样取暖。

后来,父亲便被下放到附近的乡下一所小学继续任教,全家也搬了过来。

那个年代的乡下,屋里冷嗖嗖的,没人烧得起炉子。起初,我家租住在一所老宅里,老宅的空间面积很大,冬天烧柴草,屋里也没多少暖和气,后墙上是一层厚厚的白霜。吃过晚饭后,就要在炕上铺好被褥,减少炕上的热量散发。

刚躺下还好些,被窝里有些热度,可是到了后半夜,头顶上就感觉有一股股冷风吹来。早晨起床时,玻璃窗户上了一层厚厚的霜,太阳升起老高老高时,窗户上的白色花纹才能慢慢化开。

上小学了,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炉子,都是放在中间的位置。从上小学开始,我就开始当班长。班干部是有责任的,要提前来到班级给同学生好炉子,保证上课前教室里暖和。

刚开始时生炉子手忙脚乱,有时还起火冒烟,把自己呛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逐渐熟练了,才掌握了生火的技巧。风力好时,炉子里还会发出像火车开动那种“噗噗”的动静。

有一次早上母亲做饭有些晚,我一看时间来不及了,就从家里带几个地瓜到学校,洗净后放在水壶煮熟,地瓜当成早饭,别有一番风味。

上学那些年的冬天,学校有时提前备下许多煤,但也有煤炭“断顿”的时候。没有煤炭生炉子,就会用脱粒后的玉米棒子,或是玉米秸秆,还有树枝取暖。提前抱来一捆捆的玉米秸秆,用筐挎来玉米棒子,把树枝一段段折断放在炉子里点燃,要比烧煤温度上升得快。

冬天教室里的炉子,虽然温度很高,但是只能暖和距离炉子近的那一大圈,靠近门口和后墙的同学有意见。课间,老师就让这些同学到炉子旁烤烤手,暖暖身,缓解一下,这样一来,同学们都和和气气的,安心学习了。

那时,村里除了学校以外,没有哪个人家单独生炉子。所以,冬天我们喜欢在学校里待着,也十分珍惜读书的时光。教室里暖乎乎的,写字时不冻手,身上也不觉得冷,我们的脸都是红扑扑的。

冬天放寒假,就不去教室生炉子了,在学校当老师的父亲,还能把教室的炉子和炉筒借回来,在家里生炉子取暖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就这么点“特权”。

冰冷的冬天,屋里有炉子取暖,那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一件事。晚饭后左右邻居有事没事地过来串串门,唠唠嗑。在那个吃穿都愁的年代,屋里有了炉子,房檐下炉筒冒出烟来,让人羡慕不已。

屋里有了炉子,晚上取暖不成问题了,白天有时很冷,母亲也让我们烧一会。但是,母亲还是让我们尽量节省一些煤炭和烧柴,我们也理解母亲的心思。早晨扒炉灰,打扫炉子,这都是我的活。

再后来,就在炉子上面烤吃的。什么玉米粒、黄豆粒、地瓜片、咸鱼,还有玉米面大饼子、粘豆包等等,在炉子上烤出来的东西特别好吃。

尤其是咸鱼,经过炉火的煎烤,糊香糊香的。吃一口玉米面大饼子,咬一口烤好的咸鱼,那真是“美味佳肴”啊,多少年之后,每当想起烤咸鱼的滋味,还是不由自主地咽口水。

有时,母亲家务活多,实在忙不过来,就让我把早上的剩饭、剩菜放在炉子上热一热,咕嘟咕嘟,饭菜就好了,省去了大锅点火的麻烦。

岁月沧桑,流年似水。而今,炉子早已成为了童年时期的往事,沉淀在记忆的深处,时而抖落出来,晾晒一下。而忘不掉的咸鱼味道,还会在记忆中散发出来,向故乡的方向飘去……

疆场奇兵

于平

1950年10月,志愿军某部在朝鲜阳德一带接到上级命令,替换38军将士下战场休整。柳河籍战士才久志和战友赶着马车,车上装着武器弹药,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前行进。一路上看到满目疮痍的山坡,沿路两侧被炸断烧焦的树木,还有大大小小的弹坑,让人感到战争的残酷。

队伍转过山脚,遇到撤下来的6名伤员,他们有的躺在地上,有的斜倚着树干,疲惫痛苦的脸上写满了伤痛。

连长和副教导员看到这一幕,立即命令马车停下来,把车上弹药卸下来分给每名战士随身携带,决定用马车送伤员回阳德接收站(人员和物资转运点)。连长让副教导员送伤员,副教导员考虑才久志年纪小,安排让他和车把式一同护送伤员。

才久志同战友们连扶带抬地把伤员安置到车上,重伤员躺在车厢里,轻伤员和才久志挤坐在车上,调转马头向接收站出发。

走了没多久,头顶上空就隐约传来飞机的轰鸣声。战场上,敌机白天轰炸是常有的事,大家也不觉得奇怪,遇上轰炸,大家就躲起来,飞走了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声音由远而近,越来越清晰,才久志急忙冲着车把式大喊:“快隐蔽!敌机来了!”

可是,大家找不到合适的隐蔽场所,就一路狂奔。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们,盘旋在他们头顶并不断地扔炸弹,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,炸起的烟尘迅速淹没了他们。他们不再前行,急忙躲蔽,可是路太窄,一边是山,另一边是沟,慌乱中马车一下侧栽在路旁的沟里。

疯狂的轰炸刚结束,敌机又用机关炮向他们扫射,车把式中弹倒在地上,流血不止。如果不能及时躲开敌机轰炸,几个人就可能都牺牲在这里。怎么办?必须迅速撤离,隐蔽在安全之地!可眼下,最可以依赖的车把式也负伤了,所有的困难只能由才久志一人承担了。危急时刻,才久志打定主意,要利用敌机扫射间歇的那一刻,先把伤员救出去。这时,他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下,有一片小树林,就背起重伤员,让轻伤员跟在后面,跑进小树林。

才久志把伤员安置好,又急忙跑回去,此时,车把式已经没有了气息。他迅速把马车连拉带拽从沟里弄出来,赶进树林。敌机又飞回来进行了几轮轰炸和扫射,大约过了十分钟,才渐渐远去。才久志钻出树林,仔细观察周围情况,确定已经安全了,把马车从树林里赶出来,停靠在路旁,安排伤员上车,这才赶着马车继续向目的地前进。

距离阳德接收站越来越近了,才久志越来越激动,因为他的任务就要完成了。阳德接收站其实就是一段隧道,便于躲避敌机空袭,是我军人员及物资储备和转运的地方。目的地在眼前越来越清晰,才久志的心情也就愈加愉悦。他想,自己虽然年纪小,但也把这些伤员安全地送回来了。正在得意时,头顶又传来敌机的轰鸣声,紧接着就是一顿狂轰乱炸和机枪扫射。因为当时他赶着马车离隧道越来越近,所以不再考虑隐蔽,想法只有一个:加鞭,快跑!快跑,加鞭!爆炸声震耳欲聋,子弹打得树叶乱飞,尘土四溅。

才久志飞一般驾车冲进隧道,然后把车稳稳停下,在战友的帮助下妥善安置了伤员,而后他把车马卸下,分散地藏在附近的树林里。

驾驭马车送伤员的事,是才久志军旅生涯中的光辉一页,他因此立了三等功。连长和副教导员高兴地说,让小才送伤员就对了,没想到他会赶车,这也为我们连队立了一大功啊。

网络

陈晓君

推开孙子卧室的门,空屋,没人。

张老汉赢了:“兔崽子,小家雀还想斗老家贼?”

张老汉转身,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,刚刚上扬的嘴角瞬间又垮下来。他站在窗前,空旷旷的天空一朵薄薄的云,游鱼一样渐渐消失在天际:“不甘心啊!那又能怎样呢?一把老骨头了,管不了那么多了。”

宝山10岁时就失去了父母,三年后奶奶也没了。爷爷像眼珠般呵护着,铁了心要供他上大学,日后离开这穷村子。宝山也真争气,十回有八回考第一,张老汉那份自豪啊。每次宝山考完试,张老汉都会背着手围着村子走一圈,于是,一些声音春风一样追随着老汉久久不散。

“你看人家宝山多争气,又考了第一,天生读书的料,出息的日子在后头呢!比不了,比不了哟……”

“张老汉没白拉扯这孩子,好日子在后头呢!”

“你们发现没有?这张老汉越活越精神,你看那身板一天比一天直溜,走路都带风。”

“你家要是有个大学生苗子,保证你也精神。”

……

张老汉感觉日子从来没这么有滋有味,为了鼓励孙子,张老汉买了全村的第一台电脑。

可小学毕业去了乡中学,这孩子不知怎么就不是他啦,头回排名就33!老师说这孩子迷恋网络游戏分了心。老汉把电脑没收,藏起来。可是接下来不知多少次把孙子揪着耳朵从网吧里拽出来,连踢带打,事后他又心疼得连抽自己嘴巴。初中三年下来,张老汉不知操了多少心,被老师叫去学校多少回。在老师的惋惜声中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,接着又在张老汉的叹息声里高考落了榜。

爷爷告诉孙子,砸锅卖铁也要复读,不信考不上。可宝山脑袋摇成了拨浪鼓:“爷,我一看书就头疼。您是要那名声,还是要孙子……”

要孙子。

老汉憋屈啊,找份打工的活吧。但他有条件:“眼下不上网课了,那败家的电脑赔钱卖掉。”孙子怎么能舍得?

老汉有招,绝食。你是要爷,还是要电脑吧?

孙子到底去了县城。宝山同学开厂子的父亲接收宝山去那边打工。

尽管一周才见一面,张老汉知足,这也比打游戏强,整个人废了,他怎么有脸去见儿子儿媳?

于是,孙子上班忙忙碌碌,爷爷收拾菜园兴致勃勃。老汉想,这叫工农联盟哩。

时代在进步,小村一天好似一天。过去,田里收获了,千辛万苦拉到外地卖;而今,竟有车辆追到家门口收购!

老邻居说,这你都不知道?县城有家信息公司,不知道老板是谁,反正咱们的土特产常年被他挂在网上,地球人都知道,哪还愁卖?

张老汉愣了半晌,网络还有这神通?

周末,宝山回来,老汉就跟孙子科普网上卖货的事:“一样的玩电脑,你瞅瞅人家。这叫为民造福呀。”

“我可不敢碰那玩意儿,”孙子嘴一撇,“这耳朵还要不要了。”

老汉眼一瞪:“你要是用在正地方,我能干涉吗?”

“连网络都不会利用还想发展?我知道考大学不行,早选另一条路了。”

老汉正要追问,一个愣头青不敲门就闯进来:“张总,咱拉货的车来了……”

看着孙子指挥货车装载农产品,张老汉高兴地说:“兔崽子,瞒哄我,说打工原来是偷着利用网络在创业!”老汉嘴里训斥着,眼角的皱纹却笑成了花。